

深扎生活现场 坚守文学初心

□本报记者 张君成



主题：作家的地域书写与阅读共鸣

嘉宾：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乔叶（右）

主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张君成

近年来，随着媒介生态不断演化与文化消费日趋多元，作家如何在日益复杂的创作语境中坚守文学初心、表达本土经验，成为当代文学面临的重要课题。5月16日，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乔叶做客第二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围绕“作家的地域书写与阅读共鸣”主题，分享了她在文学创作与阅读实践中的深切体悟。

在她看来，写作不只是讲述个体的故事，更是精神的回望与土地的对话；而阅读，也不只是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塑造认知方式、涵养精神世界的生命过程。乔叶以其贴近生活的创作姿态、对“慢写作”的坚持和对原典阅读的坚守，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文学如何穿越喧嚣、回归情感根部的精神图景。

从一方水土出发构筑精神地图

乔叶的写作，从未远离她内心的地理坐标。在她看来，作家的文学根脉，往往深深扎在生长的土地之中。“真正有分量的文学，不是漂浮在经验之外的空中楼阁，而是从生活出发、从土地中长出来的果实。”

“河南的厚重、山西的内敛、陕西的苍劲……这些地方性气质，其实早已渗进了作家的血脉。”乔叶说。她常引用福克纳那句名言：“我一生都在写我邮票大小的故乡”，并赋予其新的诠释：“邮票虽小，却能寄达世界；故乡虽小，却承载了全部情感与精神图谱。写作，是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再出发的旅程。”

在小说《宝水》中，乔叶建构的“宝水村”虽是虚构，却凝结了豫北大地的地貌、人情与精神风貌。村庄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人名甚至一棵树、一口井，都承载着她对土地深沉的感知。在谈到创作过程时，乔叶采取“跑村”和“泡村”相结合的方式，“既走出去，去不同地域寻找村庄的共通与差异；也深挖故土，贴近生活现场，观察细微情感与社会律动的变化”。她和村民一起吃饭、干农活、聊家常，甚至夜宿农家，捕捉那些在城市节奏中难以体察的生活细节和人情温度。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由此拥有了真实的体温与肌理感。

《宝水》中有不少当地的方言，让作品读起来既陌生又熟悉，增添了别样的魅力。乔叶坦言对地方语言的使用，她尤其注重“神韵”而非“照搬”。她小

心翼翼地将豫北方言的节奏与情绪融进对话与叙述中，使得语言本身也成为角色的一部分。在她的笔下，人物张口说话的同时，那些语音语调、表情动作也随之浮现，让人如临其境。“真正的方言运用不是装饰，而是文化的根、情感的载体。”乔叶如是说。

当前，不少年轻人对故乡存在一种复杂的情结，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的根在故乡，另一方面又觉得难以适应故乡的一些风俗与风情。对此，乔叶表示理解这些年轻人，而她也对故乡有着复杂情感。在她看来，“近乡情怯”是一种真实而常见的情绪。“人们一方面怀念故乡的温情，一方面也感受到与过去的疏离。在《宝水》中，主人公青萍便处在这种纠结中：既想逃离，又难以割舍。这种心理张力，构成了当代人精神地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乔叶认为，这种“又爱又怕”的故乡情结应该被正视。她并不想让文学变成“乡愁的糖衣”，而更希望呈现那些真实的矛盾、挣扎与困惑。相比之下，她更希望通过文学去呈现一个真实、复杂甚至带有棱角的乡土图景——那里的人物有冲突，关系有张力，土地也并非一片静美，而是处处充满挣扎与变动。“所谓‘故乡’，不只是地理坐标上的一个地方，更是心理地形中一个常被回望、时常震荡的深层结构。”

在“慢写作”中寻找根与翼

在当前“短、快、轻”的内容潮流中，乔叶却选择以“慢”来回应。在她看来，越是信息爆炸、节奏加快，文学越不能跟风起舞、被流量牵引，而应当保留住那些被高速运转所压缩和忽略的情感、温度与人性深处的质地。“红木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生长得慢，有着自己的沉淀与成长。”

乔叶始终认为，真正能留下来的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和情感的打磨。“写作不是生产，是生长。”在她看来，一部小说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写作的结束，反而是更深层次观察与思考的开始。她追求的不仅是完成一本书，更是对生活、对人性的深入挖掘。

她倡导作家要有“根”与“翼”。根，是长期扎根于一个生活现场，获得精神滋养；翼，则是广泛汲取外部世界的丰富经验与紧贴时代脉搏。这种“深扎根、广取材”的写作理念，支撑起她笔下世界的真实与丰厚。

为了寻找灵感，她曾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参与村里红白喜事、田间劳作，有时也只是坐在村头晒太阳、听老人讲故事。

“慢下来，你会发现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有它的节奏，人的喜怒哀乐更需要时间去听懂。”

写作于乔叶而言，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剖析，也是认知世界的方式。她强调“手写我心”，反对用技巧遮蔽情感的本质。“写作应始终回到‘真’的起点，无论是情绪的真、认知的真，还是人物关系中的真。因此，文学不靠声音赢得尊重，而靠其静水深流的力量。”

她反对快写快发的“内容工厂”式写作方式，认为这种急就章只会制造“泡沫文本”，短期看热闹，长期无分量。对此乔叶坚持“慢写作”，为文学寻找一个更适合生长的空间。“我们的文学，不应被舆论节奏牵着鼻子走，它应该有自己的节拍和温度。”乔叶表示。同时她也提醒写作者不要被市场的节奏绑架，“我们需要为这个加速的时代，保留一块文学的慢地带。”

喜欢翻页的声音与纸张的温度

作为作家，乔叶对阅读有着近乎信仰的执着。她坚信，阅读不仅是一种技能训练，也不仅是信息获取，更是一种精神建设，是人与世界、与自我建立深层连接的方式。

乔叶曾在多个场合直言不讳地批评“十分钟速读一本书”的方式。“这其实是将思想的厚度简化为标题的刺激，把阅读本应有的思辨力与情感体验压缩成肤浅的‘信息流’。”她喜欢把阅读比作“啃骨头”，“骨头里的髓，是要一点点吸出来的”。在乔叶看来，真正的阅读，是需要投入时间、情感与思考的劳动过程，是与文本反复摩擦、碰撞中产生的理解与感悟。那种阅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深深触动你，在某段生命低谷中成为你内在的支撑。

乔叶也提醒读者，若把阅读当成“速食”，我们最终会失去对复杂问题的耐性，对逻辑的理解力，以及与深度思想建立联系的能力。对此，乔叶建议读者进行经典阅读，在她看来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经得起时间考验，拥有复杂的人性描绘、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经年累月仍历久弥新的语言魅力，根本无法通过“知识切片”式的加工被一览无遗。“经典不是用来快读的，而是需要慢慢读、反复读的。所以我喜欢纸质阅读，喜欢那种翻页的声音、纸张的温度所带来的厚重阅读。”

乔叶强调，阅读要与写作一样“诚实”。不要急于“读完”，而是要“读懂”。即使有些内容记不住，那些沉在心底的感受与想法，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塑造你。她说：“一个人读过什么书，看不出来，但你说话的方式、待人的尺度，其实都藏着读过的每一个字。”

儿童文学的温度与远方

□本报记者 郎浩丹



主题：童年的力量：儿童文学中的生命叙事与自然书写

嘉宾：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祁智（中）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右）

主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郎浩丹

5月16日下午，在第二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现场，儿童文学作家祁智与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围绕“童年的力量：儿童文学中的生命叙事与自然书写”展开探讨。台下座无虚席，家长、孩子、出版人与媒体记者共同见证了这场关于文学与成长的真诚交流。

祁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芝麻开门》陪伴了一代孩子的成长；黑鹤，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以《黑焰》《驯鹿六季》等自然文学作品闻名。两位作家一南一北，风格迥异，却因对儿童文学的共同热忱相聚于此。

生命叙事：文学是一面镜子

“我所有作品都源于真实生活。”祁智坦言，他的创作始终遵循幼时母亲的教导“看见什么写什么”。他以新作《方一禾，快跑》一书举例，这本书的灵感来自30年前的一次采访。他坦言，这部改编自30年前真实事件的作品，内容始终在内心发酵：“当年我采访过万字通讯，但直到我把照顾病重母亲的记忆等揉进去，故事才真正‘活’了过来。”

谈及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祁智将二者的关系比作“揉面”——“真实是面粉，艺术是揉面的手劲，两者交融才能蒸出有生命力的馒头”。他认为，艺术加工并不是对真实的背叛，而是对生活本质的提炼，关键在于“细节提炼”与“不刻意”。对于“细节提炼”方面，他谈道：“我会在厨房反复演练书中的‘西红柿炒蛋’情节，直到写出油锅刺啦声和焦香味。”祁智还分享了与小读者之间有趣的故事。在一次签售会上，曾有小读者开心地說道：“祁智叔叔，我按照您书里的描写真的做成功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对于“不刻意”方面，他还特别提到《方一禾，快跑》书中对奔跑意象的打磨：“真实事件里孩子为买药拼命跑，我加入自己儿时‘跑出耳旁风声’的肌体记忆，让奔跑既是求生本能，更是生命张力的外化。”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祁智拒绝将苦难包装成励志故事。当面对主持人追问：“如何让从这类作品中获得力量？”祁智的回答朴素却深刻：“文学不是答案，而是一面镜子。当孩子看到方一禾在奔跑，他们会想起自己为家人做的每一件小事，这就是共鸣。”

黑鹤对此深表认同。他提到内蒙古牧区的一个小读者，因阅读《三体》爱上科幻文学。“成年人常低估孩子的理解能力，其实他们需要的是真正

有深度的儿童文学。”

自然书写：让风吹进孩子心里

“孩子们太需要补上自然教育这一课”，黑鹤的发言引发阵阵掌声。黑鹤的作品始终聚焦草原与森林的生命图景，他回忆童年时在草原与猛犸为伴的经历，引发现场观众的沉思。他提到作品《北方森林的动物故事》，书中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自然逻辑：“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应与所有的生命共享自然。”

这位蒙古族作家用三个故事诠释了自然文学的意义：在西藏那曲公益之行中，他目睹藏羚羊从濒临灭绝到种群复苏，为自己曾经创作的《最后的藏羚羊》寻找到一个完全的注解；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牧民开始用直播展示真实草原生活，让大众了解“诗与远方”之外艰辛的草原生活；在一次校园讲座中，一个男孩告诉他：“读完您的书，我真正意识到我们应该热爱自然，关爱小动物，绝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

遥望未来：在科技浪潮中展现文学创造力

面对AI技术对儿童文学的冲击，祁智与黑鹤的观点各异却殊途同归。祁智担忧技术裹挟下的平庸化，AI能模仿文字，但模仿不了孩子跑起来耳边生风的感觉。他即兴演示如何讲解“草长莺飞”，要让孩子看见青草长向天边，听见黄鹂飞过头顶，这才是文学的生命力。

他用AI生成的《方一禾，快跑》仿写片段举例，“文字流畅，但全是套路”。他提到由AI仿写的其中一句话“男孩擦干眼泪，迎着朝阳继续奔跑”时摇头道：“孩子摔倒后，可能会哭，甚至赌气坐在地上。这些‘不完美’才是人性的真实。”祁智将AI比作从1到亿的加速器，但强调从0到1的创造力不可替代，“若依赖AI伪装或武装自己，只会沦为平庸，真正的作家必须活在独创性中。”

黑鹤更显乐观，他边打开手机里的某外卖APP边说道：“凌晨两点，宾馆里的智能机器人将一份外卖送到了我的房间，但这对于20年前的我来说就是科幻情节，新一代的孩子注定比我们更早适应科技变革。”但他强调，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文学的本质仍然是创造，作品中独一无二的细节是AI无可创造和替代的。

黑鹤说：“通过电子屏幕看到的森林、草原，和真实的荒野有本质的区别。”他提及科幻小说的启示：高度文明的外星

人选择回归田园生活，“科技终将反噬人类”的隐喻发人深省。

黑鹤认为，文学价值一定不会消亡，重要的是作品能否跨越信息鸿沟，触及心灵。

播撒传承：文学的力量照亮童年

面对“在快餐阅读盛行的时代，儿童文学如何让下一代继续相信文字的力量”这一问题，两位作家的回答，揭开了文学传承的深层逻辑。

祁智回答道：“我从不担心孩子不读书，只担心大人不用心书写。”祁智回忆道，在小读者寄给他的读后感中，有一封来自四川凉山的小女孩的信让他尤为印象深刻——“方一禾跑丢鞋子的那章让我印象深刻，我也跑丢过鞋。妈妈说，书里的孩子摔倒了会勇敢地接受疼痛，现实中的我也可以做到。”

祁智正在筹备的新书同样充满着文学的力量，他透露，书的主题是关于乡村家庭的孩子如何理解离别。“这不是一个讨巧的题材，但必须有人写”，祁智提到曾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讨论：“不能写成苦情戏，而要写出孩子自己都没察觉的韧性——就像石头缝里长出的野花，自己都不知道有多顽强。”

黑鹤则谈道，在西藏那曲目睹藏羚羊群悠然漫步公路旁的场景后，他更坚信文学的力量。“孩子们通过我的文字触摸到的不仅是动物故事，更是对生命尊严的认知。这种认知会让他们拒绝伤害自然，懂得人类只是地球心灵链条中的一环，从而影响到孩子一生。”同时他还提到，“我们总在讨论如何改变世界，其实答案很简单：给孩子一本值得放在枕边的书。”访谈过程中，他也表达了自己内心最真切的愿景——一个孩子读完他的书，当他将书放下，能够感受到从中国北方旷野吹来的风。

祁智与黑鹤的对话，揭示了儿童文学的两重使命：一面是记录普通孩子的坚韧成长，让困境中的心灵找到共鸣；另一面是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结，在城市化与科技浪潮中守护对自然万物的敬畏。

祁智所说“写作者要做的是诚实面对生活”，黑鹤坚持的“感受旷野的风”，这或许正是儿童文学的力量——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却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真实的种子。当这些种子随着岁月生根发芽，终将长成属于他们的生命叙事，正如祁智笔下方一禾的奔跑、黑鹤书中永不停息的风。